

明
清
艳
史

◎ (清) 醒世居士 著

八 段 錦



大
眾
文
華
出
版
社

MING QING YAN SHI

八 段 锦

[清]醒世居士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北 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段锦/(清)醒世居士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4

(明清艳史)

ISBN 7-80171-166-1

I. 八…

II. 醒…

III. 章回小说-作品集-中国-清代
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0459 号

八 段 锦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北京市昌平西贯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 字数 327 千字
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80171-166-1/I·104

定价:19.8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总 目 录

八段锦 (清)醒世居士 著(1)

贪欣误 (明)罗浮散客 著(75)

生花梦 (清)娥川主人 著(151)

骗 经 (明)张应俞 著(313)

八段锦

(清)醒世居士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八段。题“醒世居士编辑”，“樵叟参订”。醉月楼刊本。署“新编八段锦”，“醉月楼梓”。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全书警戒世人戒贪色、戒惧内、戒吝财、戒嗜酒、戒浪嘴。叙宋代富户云锦之子云发，掌管家中卖丝事务。与铺内私娼张赛金勾搭成奸。张遭邻舍嘴舌，搬出。云发不知改悔，念赛金，病后前去纵欲，几欲丧命。抬至家中，梦两和尚因犯色戒自尽，欲寻之顶替。云锦求方士超度和尚，云发始得醒转。后思之，追悔不及。至明成化年间，有民裴胜嗜赌，千两家业输之殆尽。其妻杨氏无奈回娘家居住。兄嫂不容，断其炊米。杨氏得土地翁相助，柴米油盐日渐富足。其兄嫂妒其富有，纵火焚之，反烧自家。杨氏寻夫。时裴胜混迹于扬州赌场。梦中得神仙指点，以妻为赌注，赢银数千两。裴以此发迹，荣归故里，夫妻团圆，自此和睦相处。裴感神翁救妻之恩，亦重修土地庙。书尾叙沛县黄氏兄弟三人，相继去世，留寡母与各妻室。三媳俱言不嫁，母悦之。后生华春，貌俊美而性轻浮，闻三寡妇守节之事。乃过黄家，勾引三妇。三妇相继与之成奸，四人常合寝，淫荡之极。四岁小儿告于寡母，随打发三妇归家改嫁。后大媳沦落为娼，二媳遭虐致死，三媳再度守寡，华春为流寇所杀。四人皆遭天报。

目 录

- 第一段 惩贪色
好才郎贪色破钞 (7)
犯色戒鬼磨悔心
- 第二段 戒惧内
大好汉惊心惧内 (19)
小娇娘纵情丧身
- 第三段 赌妻子
为吝财烧妹遭殃 (29)
因爱赌媒妻幸富
- 第四段 对不如
何瞎子听淫捉汉 (37)
火里焰远奔完情
- 第五段 傲容娶
浪婆娘送老强出头 (44)
知勇退复旧得团圆
- 第六段 悔嗜酒
马周嗜酒受挫折 (51)
王公疏财识英雄
- 第七段 戒浪嘴
小光棍浪嘴伤命 (58)
老尼姑仗义报仇

第八段	蓄寡妇	
	多情子渐得美境 (67)
	咬人虎散却佳人	

第一段 愆贪色

好才郎贪色破钞

犯色戒鬼磨悔心

诗曰：

情宠娇多不自由，骊山举火戏诸侯。

只知一笑倾人国，不觉胡尘满玉楼。

这首诗是胡僧的，专道昔日周幽王宠个妃子，名褒姒。那幽王千方百计去媚她，因要取她一笑而不可得，乃把骊山下与诸侯为号的烽火突然烧起来。那些诸侯只道幽王有难，都统兵来救。及其地，却寂然无事。褒姒其时呵呵大笑。后来犬戎起兵来寇，再烧烽火，诸侯皆不来救，犬戎遂杀幽王于骊山之下。又春秋时有个陈灵公，私通夏徵舒之母夏姬，日夜至其家饮酒作乐。徵舒愧恨，因射杀灵公。后来隋朝又有个炀帝，也宠萧妃之色要看扬州景致，用麻叔谋为帅，起天下民夫百万，开汴一河千余里，役死人夫无数。造凤舰龙舟，使宫女两岸牵拖，乐声闻于百里，后被宇文化及造反江都，斩炀帝于吴公台下。至唐明皇宠爱贵妃之色，那贵妃又与安禄山私通，被明皇撞见，钗横鬓乱，从此疑心，遂将禄山除在渔阳地面做节度使。那禄山思恋杨妃，举兵反叛。明皇无计奈何，只得带了百官，逃难至马嵬山下，兵阻逼死了杨妃。亏了郭令公血

战,才得恢复两京。你道这几个官家,都只为爱色,以致丧身亡国。如今愚民小子,便当把色欲警戒方是。你说戒那色欲则什?我今说一个青年子弟,只因不戒色,恋着一个妇人,险些儿害了一条性命,丢了泼天家私,惊动新桥市上,编成一本新闻。

话说宋朝临安府,去城十里,地名湖墅;出城五里,地名新桥。那市上有个富户,姓云名锦,妈妈潘氏,只生一子,名唤云发,娶妻金氏,生得四岁一个孙儿。那云锦家中巨富,放债积谷,果然金银满篋,米谷堆仓。又去新桥五里,地名灰桥市上,新造一所房屋,外面作成铺面,令子云发雇一个主管帮扶,开下一个铺子。家中收下的丝绵,发在铺中卖与在城机户。云发生来聪俊,粗知礼仪,做事朴实,不好花哄,因此云锦全不虑他。那云发每日早晨到铺中卖货,天晚回家。这铺中房屋,只占得门面,里头房屋,俱是空的。

忽一日,因家中有事,直至傍午方到铺中,无什么事干,便走到河边耍子。忽见河边泊着两只船,船上有许多箱笼桌凳家伙。又有四五个人,将家伙搬入他店内空屋里来。船上走起三个妇人,一个中年胖妇人,一个是老婆子,一个是少年妇人,尽走入屋里来。只因这伙妇人入屋,有分教云道:

身如五鼓衔山月,命似三更油尽灯。

云发忙回来问主管道:“什么人擅自搬入我屋来?”主管道:“她是在城人家,为因里役,一时间无处寻屋,央此间邻舍范老来说,暂住两三日便去。正欲报知,恰好官人自来。”云发听了,正欲发怒,只见那小娘子走出来,敛袂向前,道个万福,方开口道:“官人息怒,非干主管之事,是奴家一时事急,不及

先来府上禀知，望乞恕罪。容住三四日，寻了屋就行搬去。至于房金，依例拜纳，决不致欠。”云发见她年少美貌，不觉动心，便放下脸来道：“既如此，便多住几日也不妨，请自稳便。”妇人说罢，便去搬箱运笼。云发看得心痒，也帮她搬了几件家伙。那胖妇人与小夫人都道：“不劳官人用力。”云发道：“在此空闲，相帮何妨。”彼此俱各欢喜。天晚，云发回家，吩咐主管：“须与里面新搬来的说，写纸房契来与我。”主管答应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云发回到家中，并不把人搬来借住一事说与父母知觉，当夜心心念念只想着小妇人。次日早起，换了一身好衣服，打扮齐整，叫小厮寿童跟着，摇摇摆摆走到店中来。那里面走动的八老，见屋主来了，便来邀接进去吃茶，要纳房状。云发便起身入去，只见那小妇人笑容可掬，迎将出来，道个万福，请入里面坐下。云发便到中间轩子内坐着。那老婆子和胖妇人都来相见陪坐。坐间只有三个妇人，云发便问道：“娘子高姓？怎么你家男子汉不见一个？”那胖妇人道：“拙夫姓韩，与小儿在衙门跟官，早去晚回，官身不得相会。”坐了一回，云发低着头，睨那小妇人。这小娘子一双俊眼，觑着云发道：“敢问官人青春多少？”云发道：“虚度二十四岁。且问娘子青春？”那小妇人笑道：“与官人一缘一会，奴家也是二十四岁。城中搬来，偶遇官人，又是同庚，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。”那老妇人和胖妇人，看见关目，推个事故，起身躲避了。只有二人对坐，那小妇人便把些风流话来引诱云发。云发心下虽爱她，亦不觉骇然道：“我道她是好人家，容她居住，谁想是这样人物。”正待转身出去，这个小妇人便走过来，挨在身边坐住，作娇作痴，说道：“官人，将你头上的金簪子取下，借奴看一

看。”云发便除下帽子，正欲去拔。这小妇人便一手按住云发的头髻，一只手拔了金簪，就起身道：“官人，我和你去上楼说句话儿。”一头说，一头迳走上楼去了。此时云发心动，按捺不住，便也随后跟了上楼，讨那簪子，叫道：“娘子，还我簪子，家中有事，就要回去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与你是夙世姻缘，你不要假装老实，愿偕枕席之欢。”云发道：“使不得，倘被人知觉，却不好看。”便站住脚，思要下楼。怎奈那妇人放出万种妖娆，回转身来，搂住云发，将尖尖玉手，去扯云发的裤子。那时就任你是铁石人，也忍不住了。云发情兴如火，便与她携手上床，成其云雨。霎时云散雨收，两个起来偎倚而坐。云发且惊且喜，问道：“姐姐叫什名字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奴家姓张，小字赛金。敢问官人宅上做什行业？”云发道：“父母只生我一身，家中贩丝放债，新桥市上有名的财主。此间门首铺子，是我自己开的。”赛金暗喜道：“今番缠得这个有钱的男子了。”原来这妇人一家，是个隐名的娼妓，又叫做私窝子。家中别无生意，只靠这一本账讨生活。那老妇人是胖妇人的娘，这赛金是胖妇人的女儿。在先那胖妇人，也嫁在好人家，因她丈夫无门生理，不能度活，不得已做这般勾当。赛金自小生得标致，又识书会写，当时已自嫁与人去了，只因看娘学样，在夫家做出事来，被丈夫发回娘家。事有凑巧，此时胖妇人年纪将上五旬，孤老来得甚少，恰好得女儿接代，便索性大做了。原来城中居住，只为这样事被人告发，慌了，搬来此处躲避。不想云发偶然撞在她手里，圈套安排停当，漏将入来，不由你不落水。怎的男儿不见一个？但有人到她家去，她父子即便避开。这个妇人，但贪她的，便着她手。不知陷了几多汉子！当时赛金道：“我等一时慌忙搬来，缺少盘费，告官人，有银子乞借五两，不可推

故。”云发应允，起身整好衣冠，赛金才还了金簪。两个下楼。仍坐在轩子内，云发自思：“我在此耽搁甚久，恐外面邻舍们谈论。”又吃了一杯茶，即要起身。赛金留吃午饭，云发道：“耽搁已久，不吃饭了，少刻就送银子与你。”赛金道：“午后特备一杯菜酒，官人不要见却。”说罢，云发出到铺中，只见几个邻人，都来和哄道：“云小官人，恭喜！”云发红了脸皮，说道：“好没来由，有什么喜贺？”原来外边近邻，见云发进去，那房屋却是两间六椽的楼屋，赛金只占得一间做房。这边一间，就是丝铺上面。却是空的。有好事者，见云发不出来，便伏在这边空楼壁缝偷看。他们入马之时，都看得明白亲切。众人见他脸红嘴硬，内中那原张见的便道：“你尚要赖哩，拔了金簪子，上楼去做什么？”云发被他说着，顿口无言，托个事故，起身便走出店。到娘舅潘家讨午饭吃了，踱到门前店中，借过一把戥子，将身边卖丝银子，秤了三两，放在袖中，又闲坐了一回，捱到半下午，方复到铺中来。主管道：“里面住的，方才在请官人吃酒。”恰好八老出来道：“官人，你到哪里闲耍，教老子没处寻。家中特备菜酒，只请你，主管相陪，再无他客，就请进去。”云发就同主管，走到轩子下看时，桌上已安排得齐齐整整。赛金就请云发正席而坐，主管坐在横头，赛金朝上对坐。三人坐定，八老执壶斟酒。吃过几杯酒、几盘菜果，主管会意，托词道：“年来掏摸甚多，天将晚了，我去收拾铺中什物去。”便脱身出来。那云发酒量亦浅，见主管去了，只一女子相陪有趣，便开怀畅饮。吃了十数杯，自知大醉，即将袖内银子交与赛金，起身搀了赛金的手道：“我有句话和你说。今日做那个事，邻舍都知道了，多人来打和哄，倘传到我家父母知道，怎生是好？姐姐依着我，寻个僻静去住，我自时常看顾你，何如？”赛金道：“说得是，

奴家就与母亲商议。”说罢，免不得又做些干生活，云发辞别嘱咐道：“我此去再不来了，待你寻得所在，叫八老说知于我，我来送你起身。”说罢，云发出来铺中，吩咐主管记账，一径自回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赛金送云发去后，便把移居的话，备细说与父母知道。当夜各自安歇。次早起来，胖妇人吩咐八老，悄地打听邻舍消息。去了一会，八老回家哭道：“街坊上嘴舌甚是不好，此地不是养人的去处。”胖妇人道：“因在城中被人打搅，无奈移此，指望寻个好处安身，谁想又撞着不好的邻舍。”说罢叹了口气，遂叫丈夫去寻房子不题。

话说云发，自那日回家，怕人嘴舌，瞒着父母，只推身子不快，一向不到铺中去。主管自行卖货。赛金在家，又着八老去招引旧时主顾来走动。那邻舍起初只晓得云发一个，恐子弟着手，尚有难容之意。次后见往来不绝，方晓得是个大做的。内中有生事的道：“我们俱是好人家，如何容得这等麀曹的？常言道：‘近奸近杀。’倘争锋起来，致伤人命，也要带累邻舍。我们鸣起锣来，逐她去罢。”那八老听得此言，进去向家中人说明。胖妇人听得，甚没出气处，便耸老娘道：“你七老八老，怕着谁的？兀不去门前叫骂那些短命多嘴的鸭黄儿去！”那老婆子果然就走到门前叫骂道：“哪个多嘴贼鸭黄儿，在这里学放屁？若还敢来听我的，拼这条老性命结识他。哪个人家没亲眷来往？辄敢臭语污人，背地多嘴，是何道理？”其时邻舍们听得，道：“这个出精老狗，不说自家干那事，倒来欺邻骂舍。”内中有个开杂货店的沈一郎，正要去应对婆子，又有个守份的张义明拦住道：“且由她，不要与这垂死的争气，早晚赶她起身便了。”那婆子骂了几声，见无人睬她，也自入去了。然后众邻舍

来与主管说道：“这一家人来住，都是你没分晓，反受他来。他如今不说自家理短，反叫老婆子门外叫骂，你是都听得。我们明日到你主家，说与云大官知道，看你怎么样！”主管忙应道：“列位息怒！不要说得，早晚就着他去就是。”说罢，众人去了。主管当时到里面，对胖妇人道：“你们快快寻个所在搬去，不要带累我。看你们这般模样，就住也不秀气。”胖妇人道：“不劳吩咐，我已寻屋在城，早晚就搬。”胖妇人就着八老，悄与云小官说知，又吩咐不可与他父母知觉。八老领诺，走到新桥市上，寻着云宅，站在对门候着。不多时云发出来，看见八老，忙引他到别家门首问道：“你来有什么话说？”八老道：“家中要搬在城内游奕营羊毛寨南横桥街上去住，敬叫我来说知。”云发道：“如此最好，明日我准来送你家起身。”八老说了，辞回。次日云发已牌时分，来到灰桥市上铺里坐下，主管将逐日卖丝的银子算了一回，然后到里面与赛金母子叙了寒温。又于身边取出一封银子，说道：“这三两银子，助你搬屋之费。此后我再去看你。”赛金接了，母子称谢不尽。云发起身看过各处，见箱笼家伙都搬下船了。赛金问道：“官人，我去后，你几时来看我？”云发道：“我回家还要针灸几穴火，年年如此。大约半月日止，便来相望。”赛金母子滴泪别云发而去。正是：

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

且说云发原有害夏的病，每遇炎天，便身体疲倦，形容消减。此时正六月初旬，因此请个医人，在背后针灸几穴火，在家调养，出门不得。虽思念赛金，也只得丢下不提。

话说赛金，从五月十七搬在横桥街住下，不想那条街上，俱是营里军家，不好那道的。又兼僻拗，一向没人走动。胖妇